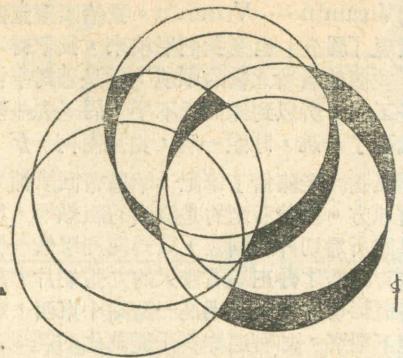


# 浮生若夢



耕牛無宿料，倉鼠有餘糧；  
萬事份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子立川上，喟然而嘆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致遠曰：「百歲光陰一夢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，今日春來，明朝花謝。」青蓮亦曰：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，而浮生若夢，爲懽幾何，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」而孟德亦興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之嘆。是悲光陰之易逝，慨歲月之難留，乃千古同心，未嘗有二者也，余亦爲此，放聲一哭。

時光，能沖淡人世間之喜怒哀樂，可埋葬古今來之悲歡離合，包括轟轟烈烈之悲壯事跡，包括悽悽慘慘之斷腸哀韻：藍橋抱柱，紅葉題詩，往事仍歷歷，而今難追尋，血濺秦庭，齒裂睢陽，舊跡猶斑斑，至此皆何在？除憐取才子佳人們之幾滴清淚，博得壯士豪傑輩之數聲浩嘆外，尚有何物得存於此幽幽冥冥之時光之流乎，淵明曰：「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。」實獲我心。

以幻化之人生，處無常之世界，何須斤斤計較，步步爲營，以爲必成之道乎，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世人每苦思焦慮，奔走鑽營，日思所以刮錢之計，夜策用來保財之力，心爲物迷，識被情牽，似比唯妻妾盈室，金玉滿堂，亦所以增其憂慮，耗其心神，患得患失，夜難安枕，反不若樵夫漁父之曠達無慮來得自在超然。或有懷鴻鵠之大志者，思成風雨名山之業，留千秋萬世之名，眼界誠高矣，然古生今來，多少豐功偉業，幾許壯烈詩篇，皆埋葬於時光之洪流中，事過境遷，烟消雲散，詞曰：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  
浪花淘盡英雄，  
是非成敗轉頭空，  
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；

白髮魚翁江渚上，

慣看秋月春風，  
一樽濁酒喜相逢，  
古今多少事，盡付笑談中。

是功名乃是過眼雲煙，閒逸方爲浮生真趣，無怪乎摩詰之「悵然歌式微」矣。

朋友，「人生幾見月當頭」，何不妄爲把握人生，利用人生，享受人生，以期不辜負此似水之年華，而莫令少壯青春空飛過；若玩忽歲月，浪擲春光，至老境蕭然，而仰空徒嘆：「時乎，時乎，不再來！」豈不哀哉。

然吾輩學子，課業繁冗，時間匆迫，方欲效囊螢映雪，懸椎刺股之未眠，何來新亭對坐，曲水浮觴之功夫，是以「袒肩飄浮于四海，披髮遨遊於青山。」勢在有所不能，然「忙裏偷閒，鬧中取靜。」則未嘗不可也。或當寒風飄搖，夜雨淒迷之深宵，與友人剪燭西窗，共話嬋娟，誠爲浮生之一樂也；或值夏夜清涼之際，開窗牖，拂案几，置卷燈下，南風陣陣，讓神魂悠遊於黃金之書圈裏；或於金風乍起之時，置長椅，臥敞軒，仰視牛女，夜涼微微，任心靈沉浮於煜爚之星河中，似此亦足可致樂，不必天南地北，舟行車馳，飽受旅途之勞頓，或樓臺酒榭，歌舞徵逐，歷嘗人世之虛偽，然後以爲盡得人生之真諦，是乃未諳閒情三昧而爲物慾所迷者也。

李白月下獨酌，王粲日暮登樓，心與物感，哀樂以出，是亦心隨境遷，境逐心轉者也；一片晚霞，一陣秋聲，一曲疏笛，甚或壁頭一聲聲之蛙鳴，亦足以扣人心弦，移人性情；至若臥看四更山吐月，閒聽一聲柳鶯囀，則非千古雅人，不足悟其至樂之境也。吾嘗日暮下山，身被滿衣彩霞，足踏半山暮色，遙望萬里水田，一鷺高飛，鬢髮心與之俱去，神共其同飛，悠悠然，恍恍然，幾疑身之所處，已非人間。摩詰詩云：「漠漠水田飛白鶲。」諒其心必與吾同，未知諸君亦曾有此感受否。

有人說：「活着，便是最大的愉悅。」是人生尚

有何事，何物而足悲、足哀、足愁、足恨者耶？余有一友，終日鬱鬱，私詢之，乃曰：「家貧。」嘻！胸臆何其小也，夫貧者，命也，非病也，君子未嘗以爲憂也，昔者顏回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居陋巷，而不改其樂，諸葛孔明躬耕南陽，隱身草堂，亦逍遙自在；凡若胸襟寬闊，情識高超，則比心可幻化爲萬千世界，仙境佳景皆齊集一心，斯境也，物我一體，心物合一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，雖身處紅塵，而心識自翱翔於空濛之宇宙矣！

猶憶兒時，家貧，居陋室，苦漏，天大雨，輒滿室泥寧，几席爲之盡濕，而廳堂幾成沼澤矣，故每逢雨，若臨大敵，必嚴陣以待，承漏吸水，忙無暇時，迨雨過天晴，則造木艦，摺紙船，放乎溝流，載浮載沉，樂在其中矣。夜讀，無燈，焚油以爲明，焚熒一火，隨風搖曳，烟燭眼迷，中油欲嘔，一夜卜盡，口鼻皆黑，然亦習以爲常，燈花時剔，燈油常加，頗自引以爲樂。冬夜嚴寒，刺骨朔風沿牆罅而入，每母子相擁以爲暖；臘月之晨，山城之霜厚寸許，仍赤足上學，細數板橋足跡，脚裸爲之冰裂，而渾然不知其爲苦也。

至若春溶景柔，細雨中，觀蝶翅輕翻，艷陽裏，看花蕊乍吐，心神不禁爲之陶醉，而夏日網蝴蝶，捉蜻蜓，秋夜數星星，撲流螢，其間之樂，更有楮墨難以描摹者。

故迺躊躇，不足抑我行樂，高堂華屋，何嘗消人憂思，笠翁曰：「樂不在外而在我，心以爲樂，則是境皆樂，心以爲苦，則無處不苦。」實爲余生苦樂之寫照，而爲千秋不易之名言也。

蓋茫茫宇宙，到處無非機趣，花花世界，俯拾盡是文章，臨泉寒梅，疏影橫斜，傍巖幽蘭，天香

暗度，在在皆緣化工，白鶩橫空，野鴨戲水，雨滴碧樹，風翻綠禾，比比總成畫意；即向晚西天邊之一抹落暉，未嘗不悅騷人之目，何須必踏東山尋幽之屐，細觀出岫之白雲，然後方稱快哉？頹垣殘籬之下之數朵黃花，亦足以醉韻士之心，豈須定採淵明東籬之菊，迴視飄渺之南山，而後始覺悠然？

唐詩云：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」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」是亦勸人珍重今朝，行樂及春之意者也。雖曰，無邊機趣，俯拾皆是；眼前佳景，足可自怡。然世之舍近求遠，逃避現實者，仍不乏其人；其覺現實醜惡，生意蕭然，輕縱遍地之大好風光，忽視周遭之星光月影，寄希望於明日，求美夢乎來年，以有涯之生，逐無窮之明日，將真實之今，尋飄渺之夢幻，而吾生須臾，良辰難再，花開花落，年復一年，若一朝夢醒，而鬢髮已蒼，吾不知其將作何感想，能不哀憤既，傷心欲絕，而背人低吟「欲說還休，欲說還休，却道天涼好個秋」之詞乎。

輕忽現實，固屬非當，而不知足，亦未嘗可也；人於己之有所未得，輒趨之，慕之，追及其境，復覺不過爾爾，是則非善怡生者也。同處未解嬌卿意，別後方悟相思長；是其已處幸福之境，而不自覺，迨事過境遷，始覺舊夢之足貴。世之人皆然，有詩爲證：

盡日尋春不見春，  
芒鞋踏遍隴頭雲；  
歸來路過梅花下，  
春在枝頭已十分。

浮生若夢，年華似水，朋友，毋須苦苦追尋天堂之去處，因你業已坐於天堂之門邊。

## 智 力 測 驗

- (1) 有5角和1元的輔幣各一堆，用同樣卡車裝5角的銅幣和1元鎳幣，問半卡車的1元鎳幣多些？還是一卡車的5角銅幣多些？
- (2) 3隻貓3小時捉到3隻老鼠，問100隻貓捉100隻老鼠需時若干？
- (3) 一隻猴子從30尺深的井底想逃出，他每天能爬上3尺旋即掉下2尺，問這一隻猴子幾時逃出井口？
- (4) 有威士忌和蘇打水各一瓶，總價新台幣55元，但兩者價格相差50元，問蘇打水一瓶值幾何？
- (5) 一隻提籃按每分鐘增加一倍的比例盛裝雞蛋，剛好50分鐘裝滿，問雞蛋裝到半籃的時間需多久？
- (6) 有兩位父親和他們的兩位兒子一道，在路上遇見了3隻野兔，他們奮力各捉一隻，但却沒人落空。

(答案見第六十四頁)